

撵电影

丁大成

吃罢晚饭,写完作业,正想去邀“洪常青”到小柯家听收音机,“洪常青”跑来说:“丁大牙,走,看电影!”我高兴地问:“在哪儿,啥片子?”“大队部,《打击侵略者》!”“太好了!《打击侵略者》的连环画刚看过,里面有个英雄丁大勇。我要争取把同学们强加在我头上的《桐柏英雄》里的反动派丁大牙,换成英雄丁大勇!”

可大队演电影这大的事一点儿动静都没有,放学路过大队部也没听说有电影呀。“洪常青”说:“千真万确!‘胡汉三’刚听小柯说的。”

小柯是小队会计,回乡知青,爱读书看报听收音机,见多识广,对俺们小学生可好啦。

俺俩急忙去喊“胡汉三”。“胡汉三”嘴里咬着馍跑出来,递给俺俩一人一块馍。我忍住口水不想接,怕“胡汉三”过后又说:“我‘胡汉三’又回来了,吃了我的吐出来,拿了我的送回去!”“洪常青”接过馍递给我,我们三个啃着馍向大队部飞去。

大队部黑灯瞎火的。“座山雕”吕大师骂道:“三个小王八羔子摸黑来干啥?搞破坏活动呀!”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——”“洪常青”唱一句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台词走上前去摆个造型说:“俺们来看电影!”“座山雕”说:“哪有电影。”我们齐声说,小柯都说今晚有。是不是放映队还没到?“哦,”“座山雕”说,“本来说今晚到俺们大队演,被陈湾大队拦去了。”我不放心,恭敬地问:

“表大爷,是真的吧?”“座山雕”不满地说:“我是你表大爷,还哄你?”我们向陈湾大队部飞去。

昏昏的月亮路不平。路两边的田畈里,稻谷等秋庄稼已成熟了散发出饭香。我们大口呼吸,五六里山路一会儿跑到,却不见电影的影子。一个护秋民兵手握钢枪赶过来问:“搞什么的?”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——”“洪常青”走上前去摆个造型说,“看电影!”“看电影?”护秋民兵紧握钢枪说,“三人成虎。夜里晴不是好晴,夜里晃荡不是好人。”我说:“我们真是来看电影的。听大队干部说,今晚本来在俺们王畈大队演,被你们陈湾拦来了。”“哦,是这样。电影在木厂河街上。”护秋民兵用枪一指,“快去快去!管好你们的爪子,路边的稻谷红苕花生黄豆望都不能望!”这是啥话!

“学习雷锋好榜样,忠于人民忠于党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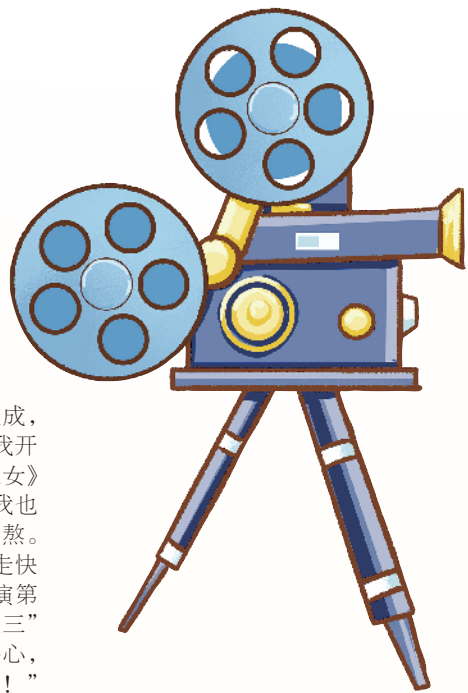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高声唱着歌儿,跑了四里山路来到木厂河。街上冷清清的,供销社的大门紧闭。我们失望地在街上晃,一把雪亮的手电往我们脸上照。太没礼貌了,又把我们当坏人!“洪常青”正气凛然地说:“我们是来看电影的!”那人盯着我们说:“有些人借故看电影、歇脚、躲雨……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!”我赶紧把看电影的前后经过对他说了。“相信你!”那人拍拍我的肩膀说,“本来今晚电影在我

们供销社演,我们发扬雷锋精神让给了大埠河。”

我们爬了十里山路,来到大埠河大队部,除了几只狗叫啥也没有。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,巍然屹立傲苍穹……”“洪常青”气得高唱。“我是王成,敌人把我包围了,为了胜利,向我开炮!”“胡汉三”做梦都想做《英雄儿女》里的王成。他俩的声音充满悲壮。我也潜伏在地,学丁大勇忍受着烈火煎熬。一位值班的大队干部出来说:“快走快走,电影刚刚演罢,到黄檗山林场演第二场。”我有些怀疑他的话。“胡汉三”说: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”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”“洪常青”一马当先,十五里山路又被我们踩在脚下!

林场场部法眼寺门前,唯有两棵古银杏树上的夜鸟叽叽喳喳地笑话着我们。心寒身冷,我们像打败仗的士兵,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

此地不可久留,会被林场怀疑偷树。我们站起来,遥望昏昏月光下层层叠叠的群山,走捷径回家也有二十多里山路,都是悬崖峭壁,还有豺狼虎豹。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,巍然屹立傲苍穹。一千个风暴吹不倒……”“洪常青”不愧是“洪常青”,他身先士卒。我和“胡汉三”争着走中间。“胡汉三”说:“我‘胡汉三’又回来了,吃了我的吐出来,拿了我的送回去!”真后悔



吃他的馍馍!“洪常青”喊:“丁大勇!”我答:“有!”“断后!”“是!”我精神一振,立时充满豪情。

一路总结失败的原因……小柯是罪魁祸首!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家,小柯屋的灯还亮着。舔开窗户纸,小柯正和“阿庆嫂”亲亲热热。传言他俩搞对象,果然是真。这个“刁德一”,嫌我们到他家听收音机碍手碍脚,调虎离山。

“胡汉三”提来一尿盆水挂在门头,捡起几粒石子扔向窗户。“哪个?”小柯出屋推开门,成落汤鸡……“阿庆嫂”闪出门,哼着: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,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……”走了,我们也各自轻轻地推开各家门,回家睡觉。

我和“白白”的故事

赵思芳

晨曦初露,杜若就起床了。这几年,年纪大了,她总是睡不好,一夜醒来好几次,每次醒来,在床上翻来覆去。丈夫总说她贱命,早些年代三个初中毕业班化学课,整天忙得天昏地暗,瞌睡总睡不好。现在好了,有时间睡了,可她……丈夫啰嗦几句后,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。杜若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一直睁到天蒙蒙亮。

杜若轻轻穿好衣衫,简单洗漱后,就到了街上。早晨的街上很冷,寒风吹到脸上,如刀划过般疼;她哈出一口气,一股白雾在眼前缭绕;路边高大的梧桐树枝在冷风中“嘎吱”作响。东方的天空微微露出红霞,太阳冻得躲在云层里。杜若来到一家寿衣店买了花纸。从寿衣店出来,她到了菜市场,在她熟悉的卤肉店,买了几块卤肉。然后往回走,这时太阳渐渐升高了,离上班的时间近了,她要回家吃早饭,然后上班。

杜若在一所中学的图书馆上班,

本来55岁,她可以退休回家休息。这几年,国家有新的政策,副高以上职称的女教师可以延迟60岁退休,杜若就决定到60岁退休。她身体不好,申请到二线工作,就被领导安排到图书馆。现在,初中的孩子学习压力大,有谁去图书馆借书呢?但学校的查岗制度严格,杜若每天不得不坐在图书室上班。

杜若刚到图书馆工作很高兴,看了一些历史、文学书籍,时间长了,她说脑袋瓜不好使了,看什么也记不住,索性就不看了。学校教学抓得紧,老师们都抢着上课,也没人到图书馆跟她聊天。大把的光阴,真不知如何打发。

“哎,杜若,你养只狗吧。”一个眉清目秀的邻家女人说,“狗是很通人性的,你看我这些年,就与这只狗相依为命。”杜若很看不起邻家女人,听人说,这个漂亮的女人年轻时去南方打工,和一个富豪老头暧昧,生了孩子,那富豪给她一大笔钱,把她打发走了。这个女人回到小城后,再也没有出去找工作,也没有嫁人,或许她对男人失望了。“儿子,回家吃饭啊。”清脆的声音时常在院子里响起,杜若以为是哪个妩媚的女人在呼唤儿子吃饭,往窗外一看,原来是邻家女人在呼唤她养的小花狗,看来这女

人真的把这条狗当作儿子抚养。那些年,杜若起早贪黑上班,她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疯了,狗怎么能是儿子了?自从来到图书馆工作以后,杜若每天在学校查岗后就慢悠悠地往家走,在小区的院子里遇到邻家女人主动打招呼,这样一来二去,她们就熟识了。

“还是等等吧,万一我儿子结婚生孩子了,我得给他带孩子呢。”杜若说。

“你儿子不是还没结婚吗?你先买条小狗养着,等他有了小孩,再卖掉小狗也不迟。”邻家的女人说。

杜若在邻家女人的劝说下,去宠物市场买了一条小白狗,她给小狗取名白白。白白活泼可爱,来到杜若家不足一个月,毛发光滑滑的,白得耀眼,小眼睛亮晶晶的。每次杜若去上班,白白把她送出门,不舍地看着主人关上门;下班回来,听到主人上楼梯早早地站在防盗门后,主人进来,在她的裤腿上蹭来蹭去,那个亲热劲让杜若心花怒放。到这时,杜若才理解了邻家女人天天唤狗回家吃饭所饱含的复杂心绪。白白聪明极了,杜若电话里催儿子找个女孩儿结婚,儿子给杜若顶了回去,说她吃饱了撑的。杜若心里难受,含泪向白白倾诉,白白的眼里也流下泪水。每次下班回来,杜若打开门就不停地呼唤“白白、白白”,要是有一天看不见它,她像丢了魂似的。

时光飞快地流着,一眨眼白白在杜若家度过了3年光阴。杜若的儿子已经30岁出头了,做老娘的杜若不淡定了,

30多岁的儿子还没结婚,难不成打一辈子光棍?国庆节,杜若乘车南下,见到了在上海工作的儿子。儿子知道老娘此行的目的,开门见山,告诉老娘,他的事不用老娘管,老娘管好自己就行了。杜若气得白瞪眼,悻悻回到小城。

回到家,白白就向杜若扑过来。抱起白白,杜若流下热泪。白白不明白主人为什么哭泣,抬起小脚,在她的脸上蹭蹭,示意给她擦眼泪。杜若笑了,亲了亲白白。

一切回归正常,杜若正常上下班,白白正常迎送她。有一天,杜若回家没有见到白白。问丈夫,丈夫说下午3点他回家拿户口簿到单位填信息表,白白跑出来了,因走得急,他没有将白白赶进家门,再说他也有点烦白白,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。杜若要到外面寻找,“找什么找!”丈夫大吼一声,“砰”地将门关上。杜若找了一圈,后来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见到了它,白白浑身血淋淋的。杜若顿时脸色煞白,蹲下身子抱起了白白,泣不成声。门卫走过来说,白白是被一个过路人的车子撞死的。

太阳升起来了,暖融融的,杜若在学校查岗后,背着小包快速向家里走去。她拿出了早晨买回来的花纸,找来剪刀,照着白白的照片,剪出一个花纸白白,然后走进厨房,将早晨买回来的卤肉蒸熟。做完这一切后,杜若拿着花纸白白和热卤肉,来到小区后的土堆子,那里埋着白白,它已经离开世间7天了。

